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劫餘灰
第十四回 信胡言訪求到西粵 尋劣弟蹤跡走湖南

且說仲晦見了六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這個人，莫非是個地理鬼，何以就尋到我家裡來了？」到了此時，卻也無可迴避，只得招呼讓座，一面罵底下人說：「你們都是瞎了眼睛的，表老爺來了，怎麼不好好通報，卻搗甚麼鬼，說甚麼珠玉客人。還不快舀茶來。」六皆道：「這是我之過，不干他們的事。便是我，也不知這裡就是老表台公館。不過看見公館牌上，分明寫著嶺南，以為既是同鄉，總可望照應點生意，所以上門碰個機會。不期又遇了老表台，真是意外之喜。」仲晦道：「昨日無意相遇，得叨醉飽，今日弟當少盡地主之誼。就請在這裡暢談，吃了便飯再去。」六皆聽說，正中下懷，便道：「弟日本本來就要拜訪，只因未悉尊居，心中正在納悶。不期無意之中，得入公館，真是夢想不到。弟正要與老表台抵掌長談。既蒙留飯，怎敢自外。不知老表台在這裡當甚麼差使，幾時得的保舉？想必十分得意。」仲晦道：「弟七拼八湊，直到去年六月，方才報捐了一個典史，捐免驗看，到了省，滿望可以得個優差，誰知直到此時，還沒有差使，有何得意呢。」六皆道：「不知老表台何以忽然發起官興來？」仲晦道：「我在省城佛山，每每看見那些小委員，當了個把保甲差，無論是縣丞、典史、千總、把總，都可以隨意發賭拿賊，極有威風，所以等到做官一層。」六皆道：「不知尊眷可在這裡？」仲晦道：「同在一起。」六皆道：「不知何日回廣東去？」仲晦道：「那就論不定了。在我的意思，總要做到督撫，方才回去呢。」六皆笑道：「只要官運亨通起來，這也不難。只是老表台和家鄉沒有冤仇，何必如此。」仲晦道：「不過是這麼說。不過在家鄉混不好，不如在外面罷了。」六皆默念：「此等酒肉之輩，向來貪小，我何不送他一兩件東西，籠絡了他，慢慢試探他呢。因為昨日他有知道耕伯信息之說，所以格外要留心盤問，然而這等人，若是直問他，他一定不肯說的，不如騙得他歡喜了，慢慢探他出來的好。」打定了主意，便打開了包裹，取出一個白玉班指，一枝翡翠簪子，遞與仲晦道：「這回走各處，繞道而來，不曾帶得家鄉土儀。這個班指，送與老表台，聊表敬意；這枝簪子，請代呈表嫂罷。」仲晦道：「怎生好受，未免太破費了。」六皆道：「區區微物，不成敬意。」仲晦收下了。兩人又閒談了好一會。到了吃飯時候，就在書房擺飯。仲晦讓座道：「我們至親，不過隨意吃個便飯，我也不請人陪你了。」六皆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彼此至戚，把盞論心，最是樂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謙讓入座。家人上來，篩了一巡酒。六皆道：「我們傳壺把盞的爽快，何必要他們在這裡呢。」仲晦道：「也是，有了他們，倒好像拘束了。」便回頭叫家人退出去。六皆便一連和仲晦對照了三杯，說道：「老表台真是豪爽人，若對了令兄，便有點難耐。」仲晦道：「不要提他，我們喝酒。」六皆道：「令兄雖然如此，令姪女人卻甚好，只可惜落水死了。」仲晦道：「那裡有這句話，我昨天不過酒後戲言，包他還活著，只怕在那裡現世呢。」六皆道：「老表台酒後的話，隔日尚能記得，本事真好。弟每每喝醉了，到了明天，醉後之事，一概忘個乾淨了。」仲晦道：「我何嘗不是，不過提起了，有點影子罷了。」六皆道：「昨日酒後，老表台和我說了舍姪耕伯的住處，我到今天，全行忘了。敢求老表台趁此我未大醉之時，再告訴我一遍如何？」仲晦愕然道：「我昨天何嘗說起令姪來？」六皆道：「怎的沒有？我還彷彿記得是南甚麼。」仲晦又愕然道：「南甚麼呢？」六皆道：「老表台，我們至親，何苦為隱諱。你昨天明明說舍姪在南，及至我問你南甚麼，你又不肯說，那時我因為怕老表台醉了，未便追問，怎麼今天還不肯告訴我呢？家兄只靠這個獨子，老表台倘使知其下落，告訴了我，尋了回來，家兄一定重重相謝。」仲晦聞言，暗自沉吟道：「縱使依直告訴了他，他也斷乎尋不回來，不如哄他一哄。」想罷便道：「令姪下落，我雖然略知一二，但是現今尚在那裡不在，我可不敢保了。」六皆道：「只要老表台說了出來，便好依著這條路上去追尋了。」仲晦道：「我去年在南寧，曾看見他一回，此刻不知還在那裡不在。」六皆道：「可知道在南寧甚麼地方？那時可曾與老表台招呼說話？」仲晦道：「他在一家米店裡，我曾和他說話。」六皆道：「在甚麼米店裡呢？他在米店裡做甚麼呢？」仲晦道：「那米店的招牌，我可忘了，他在那裡管帳。」六皆道：「奇了，他放著簇新的秀才不做，去當米店的帳房，卻是為何？米店的招牌，老表台雖然忘了，不知可還記得在那一條街上？」仲晦道：「記得，記得，就在縣前街，離縣衙門不多幾步路，是朝東開的門面。我當時也問他，為甚麼跑到這裡來，他說因為他老子代他定了朱呆子的女兒做老婆，呆老子生的，自然是個呆女兒，他不願意娶個呆老婆，所以走避開了。」六皆聽說，半疑半信，吃過了飯，便辭了出來。

為了自己姪兒之事，也顧不得生意，次日便動身長行，取道洞庭湖，到了湖北，由漢口附了輪船到上海，再附了輪船回廣東省城，又叫了快船，趕回崗邊。見了公孺，方才知婉貞已經回來，並且知道他經歷的苦處，不勝感歎。便把在湖南遇見仲晦的話，一一告訴了公孺。公孺未及回答，李氏便搶著道：「如此，就拜煩叔叔，代我走一次南寧，把疇兒帶了回來，這是我誤他的。他不要呆老婆，我這裡先代他寫休書休了。」公孺道：「忙甚麼，那朱仲晦的話，可是靠得住的麼？我那疇兒，何等馴謹，豈有因為定親定得不如意，便撇下我兩個一去不回，連信也沒有封之理。仲晦的話，我決定不信。老弟，你再去告訴小翁，看他意下如何。」

六皆領命，便到小翁這邊來。小翁延接坐下，道了契闊，六皆又稱贊了婉貞一番，要請他出來相見。小翁便叫杏兒去請。婉貞自從經過幾番磨折之後，那兒女子之態，已經一律捐除，便出來叩見六皆。六皆當面又稱獎一番，然後把在湖南遇見仲晦的話，細細訴述了一遍。便連呆老子、呆女兒、呆老婆的話，也直言無隱。又說道：「弟方才回來，已對家兄說過，據家兄之意，以為令弟的話，未必靠得住，叫弟到府上來，請教尊意如何。」朱小翁聽得，怒火如焚，只罵：「劣弟，豈有此理！他說話說得如此閃爍，必定知道令姪的所在，不定還是他擺佈出來的。我便自己到湖南，去問他一個明白。」婉貞道：「父親且請息怒。叔父說話，每每是指東說西的，令人捉摸不定。南寧之說，固然未必可靠，然而父親要到湖南，只怕也不能問得明白。這件事，只好稍緩一兩天，大家從長商議，方為有濟。」六皆道：「此說也是。且待我回去，再和家兄商量，看有甚長策。」說罷，又略略敘了些別後的話，方才告辭回去。

過了一日，李氏便使人請了六皆來，一定要他到南寧去。公孺略略阻擋，他便百般不依，說是：「你們不去，我便自己去，須知你們一個不要兒子，一個不要姪兒，我的兒子是要的。」六皆見解勸不來，理說不明，只得答應了到南寧去訪問。料理了兩天家事，便動身附船前往，到得南寧，訪到縣前，再三訪問，誰知非但沒有這件事，並且縣前一帶，數十年來，從沒有開過米店的。只得怏怏而回，告知公孺，又去告知小翁。

小翁聽了，只是咬牙切齒，要親到湖南，見了仲晦，問個明白。六皆道：「他起先說得甚為含糊，然而一個南字，是極清楚的，但不知是南甚麼，我再三盤問，他才說是南寧。此刻南寧已經訪過了，據我的愚見，凡有個南字打頭的地方，都去訪一訪，或者訪得出來。如南雄、南澳之類。」婉貞道：「那裡訪得許多。南雄、南澳，只是就近的地方，遠處如江南的南京，江西的南昌，還有直隸的南宮縣，江蘇的南通州，這不過隨口舉幾個，正不知有多少南字打頭的地名呢，如何訪得遍。」小翁道：「不必說了。除了我到湖南之外，別無他法。六皆老弟，這件事只能再勞你駕，陪我走一遭的了。但是我生平未曾出過遠門，若要去時，非老弟做伴陪不可。」六皆道：「老表台要去，小弟當得奉陪。然而據小弟之見，縱使見了令弟，也未見得探得出真話來。」小翁道：「去了探不出真話，坐在家裡，就探得出真話了麼？我決意去走一遭。老弟，求你一定陪我。」六皆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但不知何日動身？」小翁道：「我此刻恨不得飛到了湖南才好，只要老弟得暇，我馬上就可以動身。」婉貞道：「這是出遠門的事，非同省城佛山可比，如何好這般匆促。就是父親要動身，也要收拾幾天。」六皆道：「姪女之言有理。你們一面料理著，幾時動身，請知照我，我是隨時可行的。」說罷辭去。

婉貞對小翁道：「這件事，叔父到底不知是否知情。父親老遠的去了，倘使問不出來，豈非徒勞往返？依女兒愚見，不如先寫封信去問問叔父，無論知道不知道，自然回信來。」小翁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這個頑劣東西，做事絕無人理。若是寫信去問得明

白，他也不乾這無法無天的事了。我親自去，還不知問得他出呢。」婉貞道：「父親為了女兒的事，跋涉長途，做女兒的心中，怎麼得安。」小翁道：「我並不為你，聽六皆述來口氣，陳家小郎，不定是這頑劣東西擺佈的，縱使沒有這門新親，就是老親上面，我的兄弟拐騙了他家兒子，叫我何以對公孺。我這是為我自己起見，並不為你。你趕緊和我收拾行李罷。」婉貞只得自己去收拾。此時，那一寸芳心，又是耽心父親長途起居寒暖，又是希冀可得耕伯消息，一時之間，酸甜苦辣，莫不齊備。收拾了兩天，小翁便去約六皆同行。

這日，六皆叫人先挑了行李到小翁家。公孺也來送行，與小翁殷殷話別。因知道婉貞要叩送父親的，恐怕自家在這裡不便，珍重了幾句，便先去了。婉貞出來，叩送過父親之後，對六皆道：「表叔，這回陪家父出門，路上一切照應，卻要勞表叔費心，姪女已經感謝不盡。還有一事，拜托表叔。是到了湖南之後，家叔為人，姪女所深知的，偶或說話粗莽，是不免之事，家父素性又嚴厲，不要為了姪女之事，使老兄弟失了和氣，教姪女平添罪戾，一切都求表叔從旁解勸。姪女不能親身侍奉，一切有勞表叔，姪女先此叩謝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，叩下頭去。六皆連忙還禮道：「這個不消囑咐，我總一切留心便是。」婉貞拜罷起來，又對小翁說道：「女兒還有一句話，求父親依允。」小翁道：「是甚麼話？可以依的，自然依你。」婉貞道：「父親到了湖南，見了叔父，不必提起女兒的事，只當女兒仍舊沒有回來，也不知下落，免使叔父聽了難以為情。這個一來是保全叔父體面，二來不提起女兒來，叔父或者還有真話說出來，若一提起女兒，叔父聽了便生惶愧，問他別話，更要支吾了。」六皆道：「姪女所見極是，自然可以依得。」小翁道：「此時也慮不得許多，我們到了湖南，見機而行罷了。」大家珍重一番，打發行李下船，小翁、六皆遂出門而去。婉貞只帶了一名女僕及家兒，看守門戶。不提。

且說小翁、六皆到得船上時，公孺早在那裡等候送別，一徑送到省城，方才另行叫船回家。小翁、六皆打聽了上海輪船開行日期，便附了船到上海，沿路也無心留戀風景，也不耽擱，隨即換了長江船，到了漢口，又換了民船，到湖南，入了長沙省城。覓到了寓處，小翁不及歇息，便央六皆引路，尋到了學宮前。只見那嶺南朱公館的牌子，早不見了，那房子門首，貼上一張「吉房召賃」的條子。六皆不禁愕然道：「怎麼就搬了？難道曉得我們來，特為避開了麼？」呆看了半晌，只得向隔壁人家去打聽。那隔壁的人道：「這朱公館的老爺，不知為了甚麼事，吃了官司，關在監裡，那朱太太便搬去了。只是搬到那裡，卻是不得而知。」小翁、六皆聽了，心下十分疑惑。正是：

風雲變幻殊難測，門第今番異昔時。

未知朱仲晦到底為了甚麼事，吃了甚麼官司，且聽下回分解。